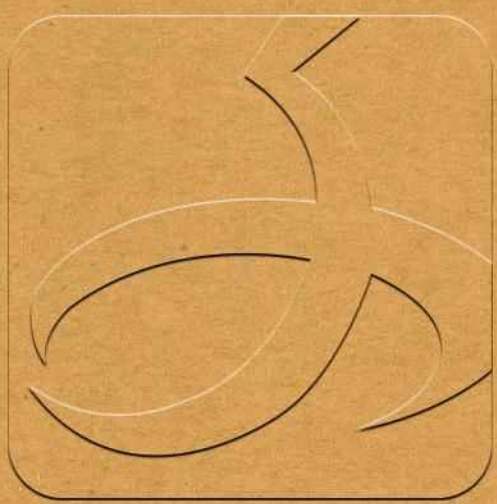




96.466  
3308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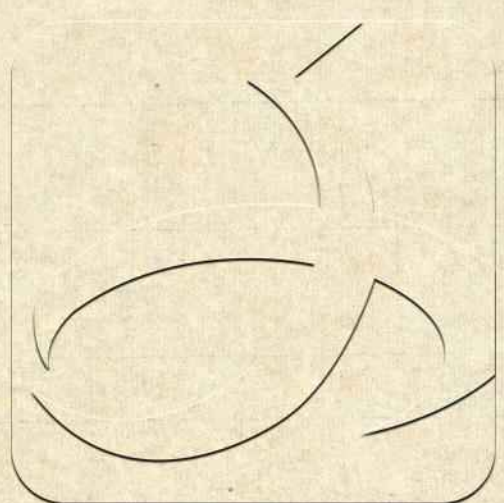
退菴隨筆卷九

家禮一

古昏禮有六禮今朱子家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  
采納幣親迎蓋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  
幣已屬簡省之至然於禮並無所增減也而吾鄉親迎之  
禮猶缺焉母乃太簡乎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  
不舉樂思嗣親也按禮記亦云昏禮不樂幽陰之義也夫

福州梁章鉅編



以禮言則幽陰之義不宜用樂以情言則相離之悲代親之感不忍用樂而今舉世用之不以爲怪何哉

禮部則例載民公以下百官未受職之子父爲納婦者禮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此酌古準今之制也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士昏禮謂之攝盛今宦族娶妻之日率用其父冠服尋常人家亦借用頂帶不得謂之僭矣

李文貞云昏禮三月廟見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從或問三日連本日筭抑離本日筭曰連與離皆可古人亦是大量說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是離根筭召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又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連根筭可見不拘也

伊川程子嘗言凡人服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既得祭豈可不詳制度而今仕宦之家鮮有爲四親立廟者止於忌日設祭夫祭爲吉禮古人無忌日之祭惟朱子不敢廢然變服用淺墨色巾蓋猶衰之餘也豈可當吉禮乎

朱子四親廟之法可仿而行只在宅內立四龕每龕隔開便不嫌於並坐南向蓋古時天子諸侯大夫各有祖廟其

合食也則太祖正東向之位今既無各廟之制又無東向之禮則同堂異室自然並坐南向只是妣本附祖合饗時人家都設一筵却大不妄母子同席猶可舅婦可同席乎惟程子說得確四親應分四席若再爲通融則祖與祖爲一處妣與妣爲一處不過一筵分爲兩筵意厚而禮明不惟其物也今按 大清會典所列品官及庶士庶人家祭之禮各有等差可以遵守而今人鮮有仿行之者謹錄於此云凡品官得於居室之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爲堂左右各一間隔以墻北爲夾室南爲房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庭繚以垣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官廟三間中爲堂左右爲夾室爲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制與三品以上同八九品廟三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餘與七品以上同堂後楹北設四室奉高曾祖禰四世妣以適配南向歲以春夏秋冬仲月擇吉致祭一品至三品官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鉶二敦二籩六豆六七品以上籩四豆四八品以下籩二豆二皆俎一鉶

敦數同三品以上時祭徧舉四品至七品春秋二舉八品九品春一舉至庶士則於寢堂之北爲龕以版別爲四室奉高曾祖禰神位歲以春夏秋冬節日出主而薦庶人則於正寢之北爲龕亦奉高曾祖禰神位歲逢節序一薦今小戶不必論大戶力能建立宗祠者又以意爲之則何如恪遵會典之爲得乎

李文貞云朱子家禮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禮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須考定人人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世祿故子孫雖無位行事尚得與大夫同今卿大夫既

無世祿設數傳之後支子顯達而宗子却無祿則宗子分止於薦而支子不得祭是使有祿者身享鼎烹而祖宗僅受菲薄於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時不躬不親惟使直祭者經理潦草獻享而已及先君定議以爲宗子有祿自當主祭卽宗子舉人而支子進士宗子侍郎而支子尚書爵祿相仿亦仍當宗子主祭若宗子無祿而庶子顯貴則貴者以其祿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獻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於今可行方不爲空言耳 又云小宗有及身貴者便當別立四

親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林樾亭

喬蔭

云朱子語錄答用尸之意有云嘗見

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爲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祈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講交代之禮此人旣爲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畧不敢爲非以副一鄉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爲中王之所致此

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樸陋也愚按此等風俗正是古時樸陋之處今邵汀各郡山鄉聚落雖無復此舉然極重師巫之降神者有事祈禱輒潔其酒殺而爲師巫者卽假神象跳舞飲噉傳神語以告蓋尸廢而像設與像設立而師巫重亦時代遷流之故也

今時喪禮旣不能復古卽不必泥古子曰喪與其易也甯戚又曰稱家之有亡子思子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此數語已盡喪禮之要最爲平易近情人人能守此訓則雖有失者亦鮮矣若其他繁文末節則以士喪禮戴記爲主而參以朱子家禮司馬溫公書儀及我朝徐氏讀禮通考斟酌損益而行之人豈有非之者哉

上古初喪有升屋而號之禮後恐驚衆因制爲復禮蓋盡愛之道望反諸幽也司馬溫公曰士喪禮臬某復三注臬長聲也男子稱名女子稱字或稱官封或依常時所稱今復禮亦久不行而世俗於屬纊後卽延僧誦經謂之藥師醮或爲報亡醮不經甚矣孟瓶菴師云當合室哀痛急遽之時而緇流黃冠偃然列坐堂上喃喃諷誦糜酒食費金錢不知於死者何裨亟宜除之

禮有訃告惟施於君後世始於族姻朋友一一徧訃已非古禮則其訃書隨地爲式原可不拘然如稱父母曰顯考顯妣則不可按祭法顯考廟在祖考廟之上則今之會祖也名實乖舛莫此爲甚又稱父必曰某府君亦非府君當專屬之有位者漢魏以來門生故吏稱其長官率曰府君卽府主也古碑刻具在可證此二事雖家禮有之實皆亟當改正耳

司馬溫公云世俗信浮屠言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皆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減彌天惡罪必生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甚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者則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

古有含襚賻賻之禮珠玉曰含衣服曰襚所以送死車馬曰賻貨財曰賻所以佐生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斂葬也司馬溫公謂今人但送錢紙焚爲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賻襚之禮旣不用珠玉亦無以車馬助喪者則含賻可不必存金帛錢穀之類視其家之有無貧富親之遠近情之厚薄自片衣尺帛百錢斗粟以上皆可行之勝於無也孟瓶菴師云古人愍死恤孤故襚賻並行而有喪者費省閩俗相沿以不受錢帛爲榮始不過商賈家以財自豪耳近士紳亦然夫以受賻爲恥而不知人道之宜然以靡費爲榮而不卹財力之不繼甚則鼓樂喧闐於喪次族戚醉飽



於殯宮主人熒然在疚中稍有不周反加責備此澆風之亟宜返者也

汪韓門

師韓

云佛教興而人死有七七之期俗謂天干至

七則剋地支至七則衝以其衝剋爲之禳解其事蓋始元魏時魏書外戚胡國珍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百日設萬人齋北齊書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恒爲請僧設齋傳經行道按路史發揮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七七之說固亦有義因而齋僧遂爲後世飯僧之濫觴耳

今吾鄉相沿已久但當七七設祭而不齋僧卽無可議近有於訃書中注明不用釋教七七期以爲通儒家法如此亦可謂少見多怪者矣

吾鄉訃書之式凡父在而母死者其柬首或用其夫語氣如寒門不幸蹇及元配云云或用其子語氣如不孝某等罪孽深重云云並與家禮所載書式不合此皆於古無考可隨人用之乃有執禮經凡喪父在父爲主一言謂訃書必出自其夫者亦泥古也古禮父在爲母期故一切儀文皆父主之今母服亦斬衰三年一切哭奠謝賓上食之儀

自以服重者為主惟父在則凡事稟命而行即父為主之

實矣又何必徒徇其名以致步步窒礙哉按朱子家禮有喪主注謂死者

長子無則長孫承重者專奉饋奠有護喪注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有主賓注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為

之如無同居擇族屬之親賢者又無族屬則用戚友專主與賓客為禮有相禮注議親友或鄉黨中之素習禮者一

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有司書注以子弟知書者為之按言子孫為喪主者其名也言專奉

饋奠者其實也皆與父為主之義兩不相妨檀弓有父兄命計之文士喪禮有孝子自命計之文說者謂大夫以上

父兄代命之士則自命益見父在母死者計書之首不必定出諸其夫矣

呂新吾云計告遠近不能徧或使者誤不及或情有厚薄

不可及或計及而不至焉轉生嫌隙蓋休戚相關者疾則

問病則守無待於計迨病且死而猶不知又安用計哉北

俗或書卒葬於屏間或揭紙旗於戶外情義相關聽其自

至遠不至者俾彼得以有辭即不計於禮何害按今吾鄉

貧家亦有揭計於門首者若以初喪孝男匍匐道途自行

分計則甚不宜矣

吾鄉喪禮自成服後黎明具湯沐主人以下皆哭食時奠

夕奠亦然皆與禮意合惟朔望奠多移於月晦及十四日

蓋以朔望為吉日而避之耳殊為無據然時俗相沿已久

於禮並無所殺聽之可也

服制定於聖人各有精意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俾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使人勿倍示民有終而已公羊傳言魯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何休以爲亂聖人之制後代增改服制則莫甚於唐如嫂叔本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總增爲小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本無服元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王元咸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

見舊

唐書張柬之傳

此皆務飾其文欲求過於聖人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

明洪武初孫貴妃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尙書牛諒等奏曰周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乃勅學士宋濂等攷定喪禮於是濂等考上古人論母喪者比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觀願服三年視願服期年者倍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並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

庶母皆齊衰杖期此母服改為斬衰之緣起也

古禮婦為舅姑皆齊衰不杖期後世易為舅斬衰三年為姑齊衰三年從夫服也自明以來婦為舅姑皆斬衰三年矣方靈皋云古禮婦為舅姑期稱情以立文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姑信及其子之半可以稱婦順矣其義比於孫之喪其祖不可謂非隆矣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責其誠乎抑任其偽乎信乎禮非聖人不能作也

古有承重之稱謂其承大宗之重非專指喪服也昔吾鄉蘇子容頌對宋神宗言古者貴賤不同諸侯大夫世有爵

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夫庶人亦何與焉近代不世爵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非先王制禮本意云云語最簡當按古之承重者承父之重不係其母故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但言三年服而不言承重今人於祖母亦稱承重且並施於本生之庶祖母則尤無謂矣嘉慶四年奏准官員生祖母係屬庶室病故時其父先故別無父同母之伯叔本員於生庶祖母為長孫者無論嫡祖母是否現在概令治喪一年

晉孟陋喪母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吉

蓋釋服之謂也唐律不孝條居父母喪釋服從吉徒三年  
今律亦載於十惡之條卽期喪從吉猶杖六十乃世俗之  
行三年服者輒於名簡中書從吉二字不亦慎乎

顧亭林云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說者以爲期以  
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  
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  
年而不服期大夫於其君亦有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  
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  
以爲貴貴而已按亭林之言亦尙未盡不如隋劉炫所說

爲精隋尚書牛宏建議欲諸侯絕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  
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宜降旁親一等議者  
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  
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  
猶服齊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  
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或多近親若降之人道  
自此疎矣事乃寢

今人服制有過於古人者子爲母婦爲舅姑及兄弟之妻  
皆是此皆後儒所不敢輕議者然古人制禮之精意未可

以淺識窺也顧亭林曰知錄所引吳幼清服制詳考序之言最爲明暢今節錄於此云凡喪禮制爲斬衰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旣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斬旣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夫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服未除婦服已除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

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姊妹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不能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衰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為母婦之為舅姑未嘗薄也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服期古禮如此今制亦如此然

有願終三年喪者則聽之余目中所見戚友中惟林研樵

慶章為其本生父槩亭先生持三年服畢然後赴官此吳

幼清所謂情文之稱也古人蓋有行之者特未見紀載耳

竊謂古人父在為母期者必皆如此漢巴郡太守樊敏碑

有遭離母憂五五斷仁之語五五謂二十五月即三年之

喪也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傳曰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

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為后亦期而言

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並謂之三年此所謂其文

則期其實則三年也推之舅姑之服期亦應如此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今服制亦有不及於古人者宋會要載仁宗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沒乞通持服五十四月詔許之宋史孫冲傳亦曰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是前代父母相繼沒服皆通持今無通持服之制月日準後計筭不知改自何時也

爲人後者當以所後爲父母而以所生爲伯叔父母此後儒之說如此雖於經未有所考而以尊無二上之義推之自是不易之稱乃宋濮安懿王之事廷臣皆以爲宜稱皇伯惟歐陽公以爲不然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謂是雖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之證時未有能難之者司馬溫公獨疏言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語意已爲簡當然猶不若趙瞻辭窮直書之論尤爲深切著明其言曰親史趙瞻傳仁宗旣下明詔子陛下議者猶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



直書豈足以斷大義哉臣謹與廷辨以定邪正按歐陽公有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持之愈力爭者愈多竟以此被陰私之謗而不悟賢者之過不能曲爲之解矣

龔海峯

景瀚

云婦人以夫爲天者也天不可以二故必奪

其所性之親使之一其心志以專於所事夫父母兄弟以天合者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夫之父母夫之伯叔父母夫之兄弟妯娌其初皆不知誰何之人也乃自旣嫁之後親者從而疏焉疏者從而親焉夫使人棄已之父母兄弟而

親他人之父母兄弟聖人豈若是不近人情哉以爲不若是不足以分內外而定一尊也婦人之於夫家也情常患其不及其於父母家也常患其太過節其太過乃所以引其不及故於父母在而制爲歸甯之禮所以畧順其情然較之事舅姑昏定晨省固已大相徑庭矣至於兄弟則絕不爲通皆所以外之也夫豈獨婦之外之卽其父母兄弟亦自外之矣姑姊妹女子在室之服皆期年出嫁則降有故大歸反與在室者同先王制禮之意可見矣不特此也父母之恩一也父族母族自常情觀之亦復何殊而聖人

之制外祖父母無服舅與從母有服而與伯叔父母相去亦且天淵何哉尊有所壓而情不可以分也使漢唐而知此意則必無外戚之禍使呂武而知此意則產祿必不封而唐必不易爲周矣

服制中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今人多不解其義惟顧亭林言之最爲簡明以爲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假令婦年尙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本族大功之親自當爲收恤若無大功之親而又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

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之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爲之服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宗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耳

今訃書有泣血之稱原本朱子家禮吾閩甯化陰靜夫承方獨闢之曰泣血之實身可得而行泣血之名口不可引而稱之也檀弓稱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疏曰凡人

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夫禮親始死哭不絕聲三日之內晝夜哭無時亦烏庸此無聲出涕爲子臯之事當在卒哭以後蓋其至性過人俯就禮制亦但哭於朝夕而平時則無聲而出涕以至三年不變吳草廬所謂默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是也易有泣血漣如詩有鼠思泣血皆於喪事無與且訃書之稱原所以對弔客試思受弔之時而果如是則無哭無踊於喪禮又何據乎况泣血則必收淚乃相須之事孤子唵而收淚楚辭悲回風篇已有成文今乃概稱於輕喪而泣血獨施於重服所以實相準而名相懸者果何說以判之耶

陰靜夫云荀子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喪服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正義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而後稽顙者也周禮有九拜之儀有稽首又有吉拜凶拜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稽顙而後拜所謂吉拜也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拜而後稽顙所謂凶拜也是稽顙與稽首判然不同後人謂稽顙卽稽首特易名以別於吉謬矣首者髮以上之名顙者髮以下眉以上之

名字書以眉目之間爲衡稽首謂以髮上向地有冠藉之首未至地而衡則倒垂於不荀之所謂下衡者是稽顙則以髮下眉上觸地荀子所謂至地說最明確  
孟瓶菴師云古者賓弔必於朝夕奠之時少儀喪俟事不  
殖弔是也今京師士大夫皆擇日開喪不過三日至期則  
賓入弔獨閩俗以七爲期數十年前皆受弔至七七四十  
九日前輩某公始易爲三七二十一日然日久而費繁人  
子哀戚之時往往以無財爲歉不若北方之以三日爲期  
爲省費也

呂新吾云凡臨喪無不發聲無所稱總曰嗚呼多極於十  
七舉少亦不減五舉傷則涕泗交頤盡哀無數凡有舉數  
者不必皆涕泗卽哀容悼意亦無不可今人嫌於不傷遂  
不舉哀殊非臨喪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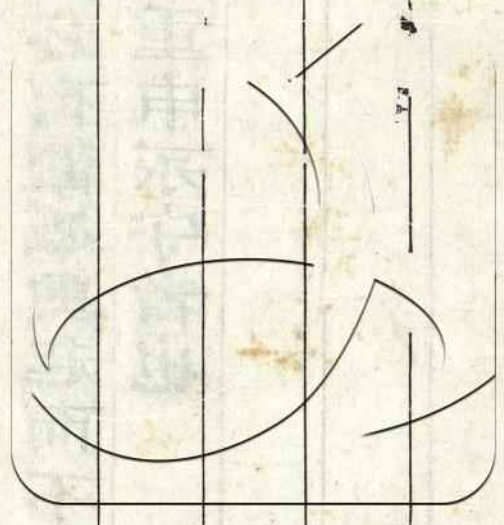
梁曜北云士喪禮喪太記周禮夏官挈壺氏皆有代哭之  
文此古禮之最可疑者昔王秀之禁子孫代哭以爲喪主  
不能淳至故欲多聲相亂魂如有靈吾當笑之豈先王制  
禮教人以僞所見反不如一王秀之耶

大清通禮載凡喪三年者百日薙髮期之喪二月薙髮九

月五月者踰月薙髮三月者踰旬薙髮八旗官在京者百日後薙髮供職爲祖父母兩月後薙髮供職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爲曾祖父母爲撫養庶母爲伯叔父母爲兄弟爲妻爲已授室之子一月後薙髮供職爲高祖父母爲庶母爲伯叔祖爲從伯叔爲從兄弟爲兄弟已授室之子爲兄之妻爲子婦爲已授室之孫既殯七日後薙髮供職爲伯叔祖母爲從伯叔母爲再從兄弟爲弟之妻爲從兄弟之妻爲兄弟子之妻爲孫婦殯後薙髮供職是滿漢制雖稍異而自期以下各限以薙髮之日則同今滿洲猶恪守此制而漢人則服期以降鮮有講及薙髮者吾鄉惟孫爲祖父母六旬薙髮與通禮合此外期功以下服若不知有此事者故不得不正告之

近世有新喪而娶婦者吾鄉謂之乘凶於百日內行之浙中謂之荒親見郎仁寶七修類藁又謂之忽親亦謂之拜材頭按晉書載記石勒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舊唐書張茂宗傳諫官蔣父曰人家有不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元史王都中傳茶陵富民

單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可見此事元以前皆干禁令也恭讀雍正年間上諭朕聞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之外而聘在三年之內者春秋猶以爲非三年之喪創鉅痛深苟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乃愚民不知禮教起於阜隸編氓之家有慮服喪之後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篤及殯歛未終而成婚者其後商賈中家多有之士大夫亦間爲之而八旗效之朕實憫焉自今伊始自齒朝之士下逮門內有生監者三年之喪終喪不得嫁娶違者奪爵褫服其極貧皂隸編氓父母卧疾呻吟床褥必賴子婦以躬菽水治饗殮者聽其迎娶盥饋俟疾愈喪畢而後成婚古者禮不下庶人此之謂歟其商賈中家不必以士大夫之禮繩之然人性皆善朕知其必有觀感興起而不忍自同於氓隸者矣聖訓煌煌所宜重申永守者也



退菴隨筆卷十

福州梁章鉅編

家禮二

古人未葬不釋服今大清律禮律喪葬條云職官庶民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按此律文雖明而引用者甚少晉書慕容儁載記魏晉之制祖父未殯葬不聽服官五代史周太祖廣順二年詔内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有父母祖父母未葬其主家之長不得

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今或援斯例疏請於朝  
著爲令甲凡服除而未經封葬者生童不准應試仕官不  
准補官則人自當速葬或可稍挽頽風歟  
趙甌北云南史兖州刺史滕恬烏程今顧昌皆以不葬親  
而入仕爲清議所鄙唐書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  
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宋史吳充奏士大夫親沒或藁殯  
數十年宜限期使葬著爲令劉曷傳曷與弟煥皆侍從而  
親喪未葬坐奪職王子韶傳御史張商英劾子韶不葬父  
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乃貶知高郵縣又道山清話孫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罷可見前代此禁甚嚴  
不知何時乃變成寬典耳

伊川程子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則其神  
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曷謂地  
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  
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惟五患不得不謹須  
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  
爲耕犁所及而已  
司馬溫公曰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  
則爲人所相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  
厚水深之地而葬之  
所以不可不擇也



孟瓶菴師云卜日之說自古有之然拘忌過多啟攢無日停柩於家火災疊警權厝郊外風雨飄搖凡爲子孫何心求福且星卜之家吉神百有二十凶神倍之動輒窒碍不知古者葬期三月五月皆有定時曾有定時於數年之外者乎卽如俗云子午向十年方利則是死者葬期必俟十年有是理乎

孟瓶菴師著有勸葬書名曰誠是錄自序云余病夫不葬其親者惑於堪輿家言然猶未知其禍之烈也營葬西郊見停柩者纍纍相望爲若佃者利也夫墓非田安得佃佃其最無良者也甲午戊戌二年冬城南災親識家棺多毀者近聞遠鄉又皆火葬矣夫一親柩也而天災之人禍之其子若孫又從而殘毀之於是乎不暇與言葬禮而但冀其掩之也孟子曰掩之誠是也錄自唐以來諸家言以悚惕之庶無疑乎其掩之也按此錄祇一卷而詳盡痛切足以動人余嘗爲付梓以行所希家喻而戶曉也

司馬溫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

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錢不用吾言吾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深淺廣狹道路之所從出皆取便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大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叅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吾鄉卜葬擇日者以山向爲準有一年利東西一年利南北之說漳泉合葬之日尤難有遲至數年始一遇者惟奇門之術以時憲書與協紀辨方叅合用之隨時隨月皆有吉日余於嘉慶辛未爲先考通奉公及先妣王太夫人合葬越二十四年又爲亡室鄭夫人耐葬卜日皆用奇門術與山向不合族人頗以爲疑然兩次皆值苦雨兼旬道路泥濘之後屆日天忽放晴回虞之際風日晴美塗潦悉乾襄事者大悅則不得謂非吉日良時也

檀弓卒哭曰成事謂居喪至葬事乃成耳古者卒哭在既葬三虞之後無有未葬而先行卒哭者政和禮乃以百日爲卒哭之期蓋緣後世葬無定期故遷就爲之夫親之體魄未有所歸人子之心豈能一日稍釋卽此變禮當益怵然於葬之不可遲耳

朱子答程正思云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如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又云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今人動云爲先人事有不得不訟不得不遷之勢曷亦三

復斯語哉

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此聖人制禮責人主喪者當急於送往不容停殯也曰主喪者不曰其爲何人凡爲喪主者皆是旣主其喪則必爲之亟於營葬曰其餘則自主喪而外有服者皆是曰以麻終月數者謂未葬無卒哭受服之節也曰除喪則已者謂屆除喪之期則除之及葬仍服其服也此禮廢而後世之停柩不葬者乃多矣

古人旣葬有反哭之禮今人不講久矣今人葬畢竇易服

拜於墓主人亦易墨衣禮畢奉主而歸賓迎於郊入門升堂主人俯伏不哭賓皆以吉衣拜主前夫古人以反哭之弔爲哀之至而今人乃以爲賀此其於禮也何居然揆其故則古今稍有不同者孟瓶菴師云古者士踰月而葬是未及今之七七也大夫三月而葬是未及今之百日也葬期近故衰麻不脫於身哭泣不絕於口今鄉俗之葬斷無在三月五月之內遲或十數年或數年近亦三年或期年朱子云今人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則在宋時已不能行古禮習俗相沿奉主到家之日遂不復以衰麻從事矣又古必三虞成事始以吉祭易喪祭此禮亦久廢不行今惟存虞祭之禮在親友以成墳爲喪事之終在主人當以反亡爲哀痛之至存其實而稍變其文可也若欲使世人盡行反哭之弔恐習俗一時難以驟更耳

朱子家禮載劉氏璋之論曰初喪之日求木爲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完或值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卽位而爲椁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爲壽器者此猶行其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及栢爲上毋使高大以爲觀美棺內外皆用布裏漆務令堅實余嘗見前人葬墓

掩壙之後卽以松脂鎔化灌於棺外其厚尺餘後爲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遂免大患此法似亦可用也

古有居喪廢業之說業卽簞業之業謂樂器也卽三年不爲禮樂而已若訓爲恒業之業則士大夫之有恒產者或不必要聞與外事而農工商賈八口之家資以爲活或居父喪而母在或居母喪而父在或居父母喪而祖父母在一廢業而仰事俯育何所資乎君子居喪惟不與燕會不作詩歌足矣昔孟子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卽反於齊且不改其欲行道之志廢業云乎哉

今人居喪三年不吟詩是矣乃或以填詞代之又或以四六文代之引宮刻商儷紅妃綠與吟詩何別乎

禮有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之文此古語不必拘也果爾則家庭之際日用之儀但閉口而相示以意乎家庭不如是而對客作此態不相率而爲僞乎

曾子問載孔子之言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解者謂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似也然曾子執母喪而哭子游又何說焉若謂哭他人卽爲忘已之親不知

親在殯而值妻子之喪哭乎不哭乎談禮至此去天理人情遠矣故呂新吾疑爲非孔子之言也

喪燕非禮也然亦有不可已者殺於常燕之席可矣今有主儉者以素饌易之謂託始於前明邱文莊則轉失之素食喪家事也小功緦麻之親旣殯飲酒食肉况無服之賓爲設素食可乎

今稱人居喪爲讀禮蓋古者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良由二禮繁重苟非平日從師講肄復又習於臨時必不能按其節而合乎度汪鈍翁嘗譏閻百詩謂有親在堂不宜用喪禮相往復疑於左氏所云豫凶事者徐健菴亦無以折之還以詰閻閻曰果如汪言則孔子命伯魚學禮凶禮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且嘗徵諸經傳如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卽曾子次子也又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子張沒於孔子後不待言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旣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如曾子問所云者乎果如汪言則曾氏父子乃聖門逆子而世俗以爲不祥人矣健菴首肯而去按鄭氏釋未葬讀喪禮以爲禮

各以其時則似臨時方習之者恐非張子謂禮在平日豈不當學蓋因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又因居喪者觀他書恐似忘哀惟喪祭禮可讀此說最是如鄭說必以喪禮至居喪始讀豈祭禮亦必至既葬始讀非居喪時竟無須講求乎至汪之譏閻則前人已言之司馬溫公之喪伊川程子董其事蘇東坡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安何爲讀喪禮乎正叔不答鄒志完聞之曰正叔之母先亡獨不可治喪禮乎洛蜀之相攻與汪閻之不合情正相等不可以爲典要林樾亭云禮有時制

月制日制之文固未嘗諱若臨時始學人子當悲哀摧割之際且無暇於讀而謂能悉依於禮乎信如其言毋怪乎顯慶之禮不存國恤而今之士子治禮記者四十七篇刪其大半無有能通者矣

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

爲益故舍舊而不疑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  
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宜  
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有弟子爲師  
齊衰三月之服此實準情當理可與心喪三年內外並行  
於師友一倫所裨匪淺夫師之所成者大無論矣如淺教  
之師暫學之徒受業滿一年者爲之服齊衰三月斯亦甯  
厚毋薄之旨也摯虞所議雖至今行吾以爲過矣

程子曰  
師不立

服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按儀  
禮有朋友麻三字朋友且然况師乎

今人欲爲祖父撰碑誌或其時適無顯達有道者足副其

所求又或其力不足以致之則莫如自爲之爲便東漢魯  
峻碑爲其子所述見隸釋蔡中郎爲其祖攜碑見後漢書  
注張燕公自爲父碑見唐書顏魯公爲父顏君廟碑見本  
集張仲方爲父抗神道碑見白香山集柳子厚自爲父神  
道表柳開爲父監察御史墓誌銘均見本集穆員陳子昂  
孫述蘇子美皆自爲父志銘見金石要例田敏自作父墓  
碑見宋史儒林傳劉會自撰高曾以還之誌見宋元憲集  
今人所熟知者歐陽公瀧岡阡表而已

古人文字有不宜學者如李習之述其大父事狀題曰皇



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近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每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然南宋以後始禁止之

錢竹汀

大昕

云顧亭林以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

諱爲非古按徐李海墓碑其子峴書末題表姪前河南府叅軍張平叔題諱又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椽填諱則唐宋時已有之又元至正間温州路總管陳所學壙誌其子姓所述末題楊維楨填諱則今人仿而行之未爲不合亭林亦所見未廣耳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溫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也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作序或改用敘字

閻百詩云古人敘人家世皆自曾祖起無及高祖者間及高祖必其人其事足書若空空名諱則斷未之及歷覽韓歐王介甫以及宋潛溪皆然或曰此本之元人柳文肅集中亦自曾祖敘起則元人亦不失此規矩矣

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連身數之者如後漢書蔡邕傳稱邕高祖之父勲爲六世祖是也離身數之者如顏魯公作郭揆神道碑稱五代祖昶高祖澄韓文公作薛戎墓志銘稱戎高祖德儒爲四世祖柳子厚自作其父神道表稱高祖之父旦爲五代祖是也黃梨洲以數世離身爲是然史書中二法並用可不拘矣

古人爲合葬誌銘者篆額只書某官某公不書暨配某氏蓋以陽統陰之義然金石文字中有唐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並夫人唐氏墓志銘又有大中十二年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而前明王遵巖作陳東莊墓表本朝魏叔子作陽一水墓表亦俱書暨配某氏則是亦可通也

孟瓶菴師云司馬溫公謂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按碑碣之制五品以上得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跌圓首勒文於墓前爲神道碑或只書某封某官神道一品二品得用石人石虎羊馬望柱三品四品無石

人五品無石虎六品以下無羊馬望柱今士大夫之葬無以金玉寶器殉者人皆知之遵用令式亦不至無益而反有害但貴得同賤者以可示儉而訓廉賤不得同貴則體制所繫鄉俗於墳塋務爲華美並非縉紳而妄書封贈以至石獸等物有品官所不得用者而援例虛銜亦用之相率效尤此則所當禁止耳

李文貞云畫像之設程子以爲少一根鬚便是他人其言似大固胡邦衡經筵玉音跋云司馬溫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按此義亦偏倘

無字蹟之先人又能舍畫像而不寶乎近韓文懿葵作長洲劉龍光墓表敘先生尋親石滌事中一段云先生父無懷公避亂倉卒僅藏其先世畫像篋中自隨先生將到石滌時其母管夫人聞篋中颯颯有聲啓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管夫人見緋衣神一一從篋中出而先生至觀此則祖宗一氣所感畫像其可忽乎哉

梁曜北云喪大記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此後世奪情所藉口也東漢遂有斷大臣行三年喪者吳孫權立制奔親

喪者罪大辟更屬道薄於當年風類於百代矣

朱子云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

以畧倣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尙祀於家廟可也

呂新吾云祭爲吉禮故居喪不祭士大夫之家有同堂期功者代之無可代卽易墨衰行事可也若必廢三年之祭設父母相繼而沒繼之承重而祖沒則廟門可九歲扃而四世不血食矣故君子權之

墓祭以寒食始見於開元之詔其文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故萬季野疑其起於陳隋之間今吾鄉歲必兩祭春以清明秋以重陽似更周協

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注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故因學紀聞謂漢以來有瘞錢後里俗皆以紙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法苑珠林謂起于殷長史洪慶善杜詩辨證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故封演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通鑑載唐王璵爲祠祭使乃以紙錢用之於祠祭習禮者羞之唐書范傳正言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至宋錢鄧公猶不燒楮鏹其實律以檀弓明器之義則紙錢固未嘗不可邵子春秋祭祀亦焚楮錢伊川程

子怪問之曰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用心乎宋思陵神輿就道諫官以爲不宜用紙錢孝宗抵其疏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若蓋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後世黃白紙錢之始至說部載冥間用紙錢事甚多大抵生人精神所聚鬼神亦卽向之相沿已久深有合於塗車芻靈之義不可以其類於巫覡祈禱而生疑遂至不誠無物也

隨園詩話曰京師故事凡搢紳陪弔於喪家者前輩至則

易吉服相見然有易有不易者以來客未必皆前輩陪客未必皆後輩耳余陪弔於座主杜大司馬家聞徐蝶園相公來則滿堂皆吉服蓋滿朝公卿皆其後輩也按京中此儀至今未改先丈夫之喪余在京邸開弔紀文達師至眾皆易服此余所親見也外省則陪弔於搢紳家者值大吏至亦然吾鄉葉毅菴先生孟瓶菴師家開弔余亦親見之近日則並無易服之儀亦無人知此故事矣又從前弔喪者冠皆摘纓近日惟夏月用羽纓笠以代緯帽冬月則不易冠此儀良是蓋喪惟有服者摘纓搢紳無故摘纓本非所宜但易服而不易冠足矣

凡京中大臣之卒於外者有奉 特旨准入城治喪之典係准其入京門歸殯本宅此異數也而內外大小官員亦有推 恩之例 大清會典載康熙二十六年定凡官員卒於官與官員之父母及妻之喪皆許歸殯於家城關人役不得阻抑按今京官由禮部給勘合外官由藩司給護牌俾沿途得穿城行走本籍得入城治喪此係照例之事不須題奏乃近人有於訃柬及高脚牌中大書奉 旨入城治喪者甚可笑也

宣聖及關帝文昌皆尊神似皆不宜於私家崇祀然吾鄉人家皆奉香火且於關帝直呼為老爺未免近褻即士大夫無不知敬關帝者而何以當時之舊諡為稱亦斷不可恭讀乾隆四十一年七月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曾降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威烈朕復於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

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古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為忠義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其官板並內府陳設書籍並着改刊欽此

穆亦非當以寶慶元年改諡忠武為定

今人動稱岳鄂王為岳武

今海內皆知尊奉文昌文人學士尤親敬之吾鄉家塾中無不奉香火者而問以神之源流則多昧昧不可不分別言之今道流所傳文昌化書以梓潼神當文昌帝君謂為周張仲之後身所謂十七世為士大夫身者謬也明史禮

志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議云梓潼顯靈于蜀廟食其地爲  
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  
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宜折毀議上未行按  
梓潼神諱惡子生於越雋姚養至蜀憩梓潼嶺神語養曰  
秦人物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請其氏曰吾張惡子  
也養旣稱帝長安遂立廟梓潼嶺上李義山詩亦載神以  
鐵如意贈養事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白霧中彷彿見列  
仗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繹蕭遇咸賦詩刊石故蜀人至  
今俎豆不絕若今所崇祀之文昌則星象也古祠屬之天  
神祠廟徧天下而列在祀典則自我朝嘉慶六年始是  
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京城地安門外舊有明成化年間所建文昌帝君廟  
宇久經傾圮碑記尙存特命敬謹重修現已落成規模聿  
煥朕本日虔申展謁行九叩禮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運  
福國佑民崇正教闢邪說靈跡最著海內崇奉與關聖帝  
君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著禮部太常寺將每歲  
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儀文倣照關帝廟定制欽此  
今祀文昌者必兼祀魁星家塾中亦然錢竹汀云北斗以



魁爲首故有九魁之稱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  
兩兩相比曰三台杜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是也惟顧氏曰  
知錄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似屬傳會天官書奎  
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也

吾鄉多淫祀凡人家疾病災殃四出祈禱率多荒誕不經  
惟本里社神及城隍廟神尙爲近理朱文正師云城隍廟  
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張說之  
祭文張九齡之于洪州李德裕之于成都以及李白杜牧  
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禮

記大蜡之水庸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于四  
鄘宋災用馬于四鄘鄘庸古字通此城隍之祭肇於伊耆  
矣又案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  
人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  
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此則以人爲  
城隍神之據也今各直省城隍皆有新舊替代聞係以龍  
虎山張真人文移爲準凡水旱祈福輒有響應此自係聰  
明正直保障一方之正神不可不奉敬者也

吾鄉水旱必就城中九仙山觀音殿祈禱甚則必出城三

十里詣鼓山請觀音下山猶杭州之詣天竺皆其應如響  
吾鄉人家堂室中亦無不奉觀者者女流持齋諷經尤爲  
敬信然或塑或畫率用女像而不知此爲觀音之變相也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中述師將詣洛中感觀音之靈異  
云杖錫出山了焉孤邁恐罹刑憲時禁僧游涉靜念觀音少選  
之間有僧歛至皓然白首請與俱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  
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則非女身可知王蘭泉和跋云夢泉  
供小山觀音是男像亦白首老人與碑所紀合六朝唐宋  
名手寫像亦無作婦人者但閨閣崇祀則於女像爲宜旣  
有變相隨人所奉可耳

古夙沙氏初煮海爲鹽遂爲鹽之神安邑縣舊有鹽宗廟  
卽祀是神夙又作宿又作質神農時諸侯大庭氏之末世  
也見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水經注說文乃今之業鹽者  
不聞祀鹽神何耶吾鄉業鹽之家必祀天后而夙沙氏更  
在其先竊謂當增祀夙沙氏而以管子配饗可矣

天后廟祀詳見元史祭祀志蓋自宋宣和間官爲致祭廟  
號順濟紹興乾道淳熙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加封號第稱  
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始封天妃 本朝康熙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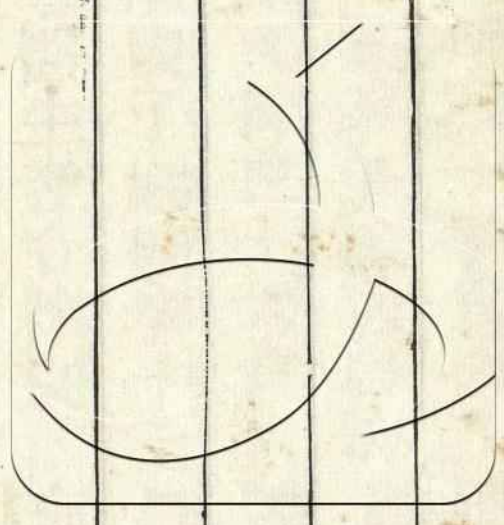
以澎湖之役始 敕建祠湄州 加封天后聖母暨乾隆  
二年二十二年五十三年嘉慶五年道光六年累 加封  
號積至三十二字祀事徧海內而神之靈益著其緣起見  
宋潛說友臨安志以宋人言宋事其言必有所承嗣是何  
喬遠閩書張燮東西洋考吳任臣十國春秋皆因之雖文  
有詳畧而以爲莆田林氏女則無異同惟近人全祖望趙  
翼疑之趙氏以爲水陰類其象維女天妃之名卽水神之  
本號非實有林氏女其人全氏則立三怪之論肆口詆謾  
皆似是而非之說余別有文辨之

今閩閩中所供張仙打彈軸相傳爲後蜀孟昶像花蕊夫  
人攜入宋宮念其故主常懸於壁一日太祖詰之詭云此  
蜀中張仙神祀之能令人有子於是傳之人間遂爲祈子  
之常祀趙甌北獨闢之以爲昶之入汴宋祖親見之花蕊  
果攜其像宋祖豈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乎攷高青邱  
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見  
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以謝云道人念  
我書無傳畫軸捲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  
虔乃生五色兩鳳鸞和鳴上下相聯翩然則此像本起蜀

中閨閣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攜以入宮後人以其來自蜀中轉疑爲孟昶像耳按蘇老泉集謂張仙名遠霄眉山入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事自注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輒以鐵丸擊散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鐵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攷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斬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實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法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畫張弓挾彈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爲祈子之祀或緣禮記高禘弓鞬之語展轉附會而實以姓名乎

吾鄉婦女必崇祀臨水陳氏夫人所傳靈異事蹟非盡無因嘗閱十國春秋乃知爲陳守元女弟守元閩人卽以左道事閩王璘復勸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者也有女弟名靖姑常餉守元於山中遇餒媪發簞飯飯之遂受祕籙符篆役使鬼物永福有白蛇爲孽數害郡縣或隱跡宮禁幻爲人形王璘召靖姑圍驅之斬蛇爲三蛇化三女子潰圍而出飛入古田井中靖姑圍井三匝乃就擒惠宗卽王璘詔曰蛇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害百姓靖姑親率神

兵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爲順懿夫人  
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爲舍人靖姑辭食邑不受乃賜宮  
女三十六人爲弟子後逃居海上不知所終云云今廟中  
有舍人塑像又有三十六宮位號蓋本於此又建甯府志  
載浦城徐清叟子婦懷孕十七月舉家憂危一婦人踵門  
自言姓陳專醫生產令徐別治有樓之居樓心鑿一穴置  
產婦於樓上僕持杖伺樓下旣而產一蛇長丈餘自穴下  
遂撲殺之舉家相慶酬以物俱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徐  
親書徐清叟贈救產陳氏數字且曰某居福州古田縣某  
地出門不見後清叟知福州遣人尋訪所居鄰人云此間  
只有陳夫人廟嘗化身救產細視之則所題手帕懸於像  
前乃爲請於朝加贈封號焉卽靖姑也



退菴隨筆卷十一

福州梁章鉅編

家誠

管子中有弟子職一篇朱子特爲之注此小學之大輅椎輪足以補曲禮少儀之闕不可不讀朱子云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又云弟子職所受是極謂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

小便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矣

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  
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  
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  
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謂淵明此詩想見其  
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  
愁歎見於詩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按知子莫若父古名  
人但有譽兒之癖必無毀子之言不好紙筆四字即可概  
其生平淵明諸子此後別無表見則此詩所述非盡無因

山谷之言聊資談柄未足以示誠後人也

王僧虔誠子一書最足爲聰明子弟針砭因節錄之書曰  
知汝以吾不見許欲自悔勵且慨且慰但亟聞斯語未覩  
其實聽言觀行冀不復虛耳吾自少至今手不釋卷尙未  
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數行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  
所說而便盛轉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使袁令命汝  
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復可言未嘗  
看耶論註百氏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未經拂  
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昔張衡思侔造

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曹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由已耳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等者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已無所及欲以前車戒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爾身切已豈復關吾鬼惟愛深

松柏豈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畧叙胷懷

柳玘家訓曰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皆指之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昔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太公金匱載武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史記鄭當時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顏之推謂失教之家闔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



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  
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  
與主無別嗚呼此風甚古今人不講久矣要當大書特書  
使甲第豪門家喻而戶曉也

蕭伯玉云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灌於胸中雖悠悠  
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裹癡骨何  
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

余五十八歲以養疴歸田日與翰墨爲緣絕不問營產之  
事戚友或以爲言但笑謝之偶讀梁徐勉戒子崧書則適  
如吾意所欲云也書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  
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  
尊官厚祿可謂備矣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  
福慶臻此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雖不敏  
遵奉斯義不敢墮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  
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令舳艫運致  
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等事皆拒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  
省息紛紜耳

顏氏家訓所述連篇累牘皆切中情事可作座右銘余曩

輯古格言但節錄簡要之語而未暢其旨也今復詳述之以貽觀者如曰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踈而不能親也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如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患如鼠雀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又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踈薄羣從踈薄則僮僕爲讐敵矣如此則行路者皆得踏其面而蹈其心

誰救之哉 又曰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鮮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僱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當此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菟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

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諺曰積財百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又曰王子晉言佐獲得嘗佐鬪則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謀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腸楊朱之侶世謂冷腹腹不可冷腸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又曰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又曰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墮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惟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或多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 又曰近世嫁娶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婿在門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楊文公

億

云童稚之學不止課其記誦必先養其良知良

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卽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子路負米叔敖陰德黃香扇

枕陸績懷橘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理久久成熟庶德性若自然耳

東漢陳氏太邱長實實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於

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之語曰公

慙卿卿慙長北史斛律金命子孫會射歎曰光羨金二用子名

弓不如我諸孫又不及光羨世衰矣吾鄉葉文忠公向高

嘗言吾先世爲農夫本無心貴顯今貴顯矣而自顧生平

不及父祖遠甚今子孫又不逮吾悠悠來世蓋不可知每

誦此等語爲之惕然也

呂新吾云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又云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又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

又云家法所係最重也儼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艷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

法之所囿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又云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其次莫如敬慎而今人以涼薄之色情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旣不能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不免愠見或有生疑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至不祥豈得謂父母之不慈哉

王叔士云佛家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五家者一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爲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有共之者况得之橫求者哉暴富起家者可以深長思矣

胡文定云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足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吉人遺鐸曰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之極必生奢男愚謂奢吝不妨各隨其性而興衰則專視承家之人尸子發蒙曰

羣書治要所引家人子姓和

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和與力二字甚有味卽  
諺所云兄弟同心土變金也

昔賢嘗言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爲三不虧甯虧富不虧貧甯虧明不虧暗甯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人於急難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或蠢愚子不識好反而聽信姦人撥置所鬻之值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着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

爲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隣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買產爲子孫長久計者宜致審於斯

許魯齋衡言爲學者治生最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故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於如此者以成都樂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錢竹汀

大昕亦云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甯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此亦時流之藥石也

陳履祥光庭云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予以爲此處不

理非經濟實學也貨殖傳吾愛其二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計也嘗爲說曰富貴人如老蠶作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爲豪傑所恥

梁谿漫錄載何道夫畊之語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粗足衣食便思及人此等想頭便是聖賢根器

至正直記述沈教授圭之言曰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

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沈云聞諸

傳雖爲下等人說法然却是救時名論

吳康齋弼曰錄曰韓魏公嘗言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

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

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然宋稗彙抄載呂文懿公初辭相

位歸故里有鄉人醉而恚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

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

當時稍有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誠吾當時只

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按韓公所言自可遵守呂公所言則更深遠一層卽聖人以直報怨之義而用意更精然而知此者鮮矣

孟瓶菴師云荀子云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漢書張霸云人生一世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爲受之此語俱可爲保身遠害之準

高忠憲公家訓曰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

不測之變多由於此 又曰捉人打人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陷危險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顧涇陽云吳康齋每言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



沈龍江嘗言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之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爲人可知矣

余最愛晚唐詩僧寒山句云我見瞞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見被人瞞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生還自有此卽喫虧之說也吾鄉林文安公瀚臨終時子孫請遺令公曰學喫虧而已三代五尙書家門鼎盛有以哉

呂榮公嘗言恩怨分明此非有道者之言是也怨固不可分明恩上亦不必分明如人有恩于我分數到那裏我報他亦止到那裏便是無情如我有恩於人亦論分數責報豈不大差且使有恩於我者却非好人我必說出要報他倘我有權勢他竟倚以作威虐將若之何此皆分明二字之弊也

薛文清瑄云鄭端簡家法甚嚴遺訓倡優不許入門違者以不孝論屏諸家譜之外孫簡肅家誠亦嚴諸子析箸後每夕各出盤蔬榼酒共飲之飲罷必分題賦詩以爲兄弟日親則妻妾之言不得而間蓋各具苦心者矣

韓澗泉澗日記曰晁子止言常者處家之道惟至誠者能之嚴者治家之法不溺於愛者能之若已媚嫉賢能而欲妻不妒持祿嗜進而欲子不貪難矣司馬防諸子雖冠不命坐不敢坐不問不敢言庶幾乎威如也會子不欺其子懼教之不信庶幾乎有孚也

今世所傳家訓自黎明卽起至庶乎近焉凡五百一十字語皆質實可守末段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二語尤爲簡要此國初朱用純所作或誤以爲朱文公者也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前明貢生殉節死用純痛之

取王裒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著有愧訥集臨終顧其徒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則較家訓語尤爲精諦矣

鶴林玉露曰居家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勤可以致壽攷也

袁君載采世範曰一家中父之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

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侯朝宗 方域 云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是

宜旌或曰否著在會典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肉啖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淦論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滅絕蠹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於一股哉昔者

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為之而况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滅絕之罪加之乎推此義也如唐生者固君子之所許也嗚呼姚氏之論至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大理寺少卿劉天成上言請嚴禁浮費其中一段云臣每見民間冠昏喪祭爭相誇鬪不惜輾轉稱貸至營造華屋絢耀衣冠以及歲時伏臘觴酒豆肉並一切器具務求豐美更有好為淫祀求神賽願祈福禳災兼以縱容婦女入寺燒香設齋拜會至于大小生日

動輒延賓三朝彌月競相趨賀茶坊酒肆引類沈酣古寺  
荒祠呼羣聚賭不經之費難以枚舉至京師爲萬國衣  
冠之會屬在縉紳自應章身有度乃至優人隸卒僭肆豪  
華胥吏工商妄誇錦繡園館茶樓一日動耗數日之需浪  
子酒徒一人每兼數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珠翠盈頭奴  
婢綾羅褊體緞履朝鞞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隸愚  
賤之身此其種種奢侈迥出常經試思造物生財祇有此  
數既不能食時用禮量入爲出勢必漸消漸竭或流入匪  
徒作奸犯科伊于胡底云云所言皆切中時弊竊謂轉移  
風化必自士大夫始矣

史記貨殖傳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今人之嗜博者  
豈爲此言所誤乎若但以爲行樂之事則讀抱朴子之書  
亦可以廢然返也抱朴子自叙云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  
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  
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  
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此言博之  
流弊可謂深切東坡集記相國寺道人戲語云都下有道  
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云賭錢不輸方有博徒

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蓋諳本朝典故者按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顧亭林謂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也

清波雜誌載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爲不孝按以嚮爲不孝可也以借爲不孝則褊矣蜀志載許慈與胡潛並爲博士更相克伐謗讟忿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遂以矜已妒彼見譏於世南史載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

從假借日數十泰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又載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北史載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蘇東坡與秦太虛書稱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蓋推已之有餘益人之不足則借書亦斷不可已之事而其功似更大於通財惟在擇其人而借之不令有污損遺失斯可矣近吾鄉有藏書家本以巧偷豪奪而來臨沒之前乃親封書櫃各題杜暹語于上以戒其後人而其行狀中亦遂盛述此事若轉以爲美談者豈非褊乎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

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污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此則借書者所宜知也

錢竹汀云魏華父言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慶自唐僖宗時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

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秘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

尤氏遂初堂書寶慶初亦厄於火

梁曜北云宇文虛中爲人媒孽指家藏

圖書爲反具罪至族高士談圖書尤多亦見殺士大夫家多藏圖籍固是美事然聚書之禍不可不知此等故實凡藏書家皆不可不正告之庶巧偷豪奪貪多不已之心亦藉以少戢乎

北史后妃傳齊文宣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

弄女壻法戲文宣案馬氏意林載風俗通汝南張妙會杜  
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氏捶二十又懸足指遂致  
死西陽雜俎亦云北朝婚禮以杖打壻爲戲樂至有大委  
頓者然此猶戲壻也抱朴子疾謬云俗間有戲婦之法於  
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  
忍論又云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攜手連袂  
以邀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或有  
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墮  
穿隙有似抄劫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

曳夫君子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  
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民間行之日久莫知其非  
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

梁曜北云僧尼喫素宜然也婦女喫素無識也乃士大夫  
效之欲作顧歡周彥倫一流人真不可解按佛所居地蔬  
菜不生故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爲我殺不聞  
爲我殺不疑爲我殺復益之以二白死鳥殘號五淨肉又  
言淨肉除人蛇象馬驢駒獅子狐猪獼猴十種是佛亦未  
嘗喫素也昔東魏檄蕭梁文有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

競盈胸謬治清淨正中今人喫素之病吾輩惟不恣殺生  
隨時搏節可矣憶亡友鄭六亭兼才言戒殺放生惟出家

無父母宗廟者行之吾儒則有遠庖厨無故不殺七字可

守可謂切實至當之言

謝在杭肇淵云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

置勿論但生動遊戲一旦斃之鼎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

花艸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許

多交際力未能斷且食肉已久性有不堪惟當禁其大者

如牛所不必言羊豕雞鴨之屬因祭祀宴饗市之可也自

奉則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耳

周櫟園書影中載其先代坦然先生觀宅吉祥相四十則

妨嫌於微杜禍於漸外施家政內端女範長幼式訓上下

咸宜自謂有益於世道人心不虛也今備錄於左云案頭

無淫書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

墮惡道近日作小說大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

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術喪行止

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畧一回想豈不可

懼架上無齊整書本本精良一完善手且未觸座上有  
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  
父遺留龐眉皓首老僕如此方稱得世家婦女不垂簾觀



劇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  
 迴光其後婦女不識字列女閨範是故甯可使入稱其無  
 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後世大族一詩章不老妾孀  
 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前豈不可恥  
 婦不變作尼姑其醜倍不呼優人同坐呼之別院登場賜  
 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  
 師友殊令人訝即不與之坐不過日不在行而已天下事  
 被在行二字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筯并足代為擊板  
 誤却多少去外無狡童內無老婢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  
 擊板接曲去外無狡童內無老婢  
 優人幾希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  
 老婢二十以外向不教婢子演劇此亦好人家兒女也  
 為之擇配尤傷陰陽安忍其出醜裝牌榜  
 防閑尤難紙牌不入手中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為  
 作奸殊易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為

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凡桌上即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  
 妙不測狀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愧殺總之人不耐獨坐  
 不肯習靜奕碁變為馬弔不解新令不為酒糾頗有可談  
 風日下矣與其馬弔甯奕不解新令不為酒糾頗有可談  
 何至效青布商傭吩呶盈坐甯受百罰肯習醫卜但能究  
 毋淪惡趣予眼見以此生嫌疑者不少肯習醫卜但能究  
 入細其子弟能留心於此便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此  
 知他日不淪於下流飢寒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此  
 一事便是與人為善持齋總是戒殺我不持齋彼能僕從  
 信心何苦必破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僕從  
 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即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同列何至  
 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迨失勢之凌晨客至僕  
 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由此  
 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  
 詐譎可知甚矣僕從各隨其姓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  
 夜飲之害事也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

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

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此雖細事然主人

生事不生事不奴隸疎族窮親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為贖

皆由此而定不學蘇意輕嘴薄舌不離幫閒喫口角無閨門

傷元氣不學蘇意茶燒香總屬狡獪耳

事言之鑿鑿如曾目親鬼神在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

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

而折終身之福切須念之凡夢俱可告人夢中所做所

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目中凡夢俱可告人為常有不能

口頭已有二三分受用處凡夢俱可告人為常有不能

告人者充至於凡夢皆可以告人去道不遠矣古人十二

驗心於夢又云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有以哉十二

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而忽之也肯為人

宛轉寄家信不浮沈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

能明佛理却不為邪說所誘白蓮無為等教其初皆信心

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肯周濟貧親

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盲燒香者何異肯周濟貧親

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做佛事不修建庵觀此

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肯

有一僧難存是庵皆毀之慮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肯

為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眼前事報應顯明

王過陰人諸事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反增人不信心

所行善惡肯看感應篇肯畧畧體認功過格不書館中小

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前輩無不讀小註近日反目讀者

不明小註始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不以病試醫

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有躬送門

外則以為恥矣待失意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須受

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令人容易勘破你勢利心腸

人賀分即一篋一絲無微不畲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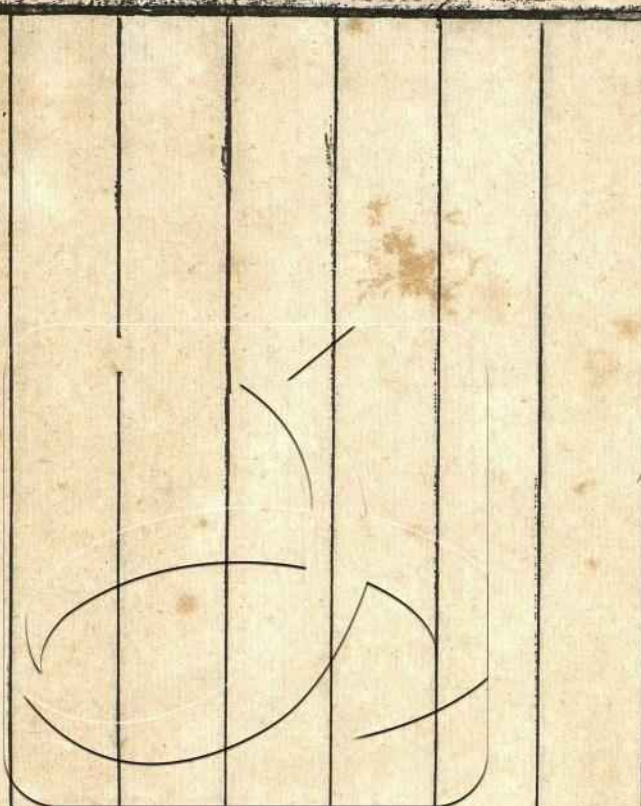
當賣而來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已名以此類推凡有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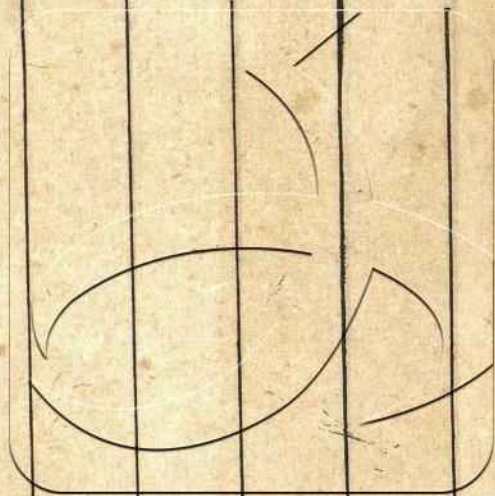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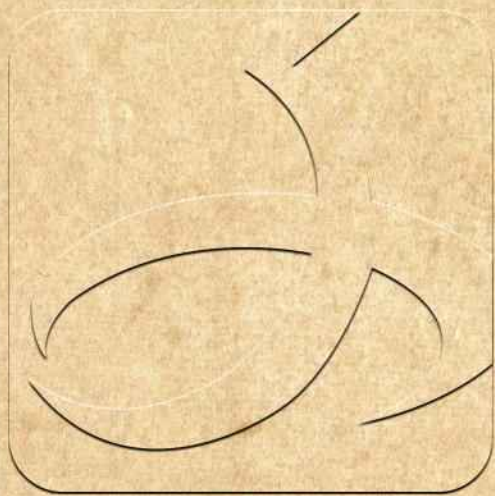
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亦孝子亦韻人如此

知不戲謔父執貧友既知其為父執又輕之為貧人且有

如內聲不聞於外言勿論矣坐定不問新聞省却無司闈人回

卑幼貧賤親串惟恐傷其意司闈人能如此不知費主人如許苦心矣





通雅圖會 卷十二

三



70022731

